

鲁迅郁达夫比较探索

号A0字壹清

退出

郑志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7-5483-1223-1 / 7-5055-1223-1
定价：32.00元

100万册，好评如潮。
（获2000年中市图书奖）

本书系“文学研究”系列之一，由著名学者、作家、评论家

郑志文撰写。全书共分五章，每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

“研究与探讨”，第二部分为“创作与评论”，第三部分为“文论与

(桂) 新登字04号

鲁迅郁达夫比较探索

郑志文

责任编辑：肖星明

封面设计：杨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字数：194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633—1552—7/I·062

定价：4.80元

歌咏皇清，点染神州。余尝以文章研究其事，得名于世。

《郁达夫与郑志文比较研究》即为草书。写于1982年。时已半岁，志文亦已逝世。

志文的良友，外祖母黄祖英雅从，特作此序。志文之辞，深含对故人之敬意。

我在童年时，父亲常常讲述他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课的往事，为之神往。后来我在上海读大学时，又与一位同学同到大陆新村去拜访鲁迅。他很健谈，说起他编《海上述林》，并慷慨地送我两张“预约单”。此后，我经常去问候他。郁

达夫是我父亲的同乡挚友，又是我写小说的启蒙者。他和鲁迅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正当创造社诸人与鲁迅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唯独他与鲁迅友好如初。他们的文艺观点不同，

他们的小说、散文、旧体诗等，从选材到风格，都有不同，然而他们竟那样亲密，互相支持，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传

为文坛佳话。郑志文君对他们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比较论

述，写成《鲁迅郁达夫比较探索》。

关于论到文人用“比较”的方法，自汉魏开始，已逐渐

流行了。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将建安七子“加以比

较，言其所长，道其所短”；《文心雕龙·才略篇》中把曹

丕、曹植作比较；梁代钟嵘《诗品》中更多，云“陆（机）才

如海，潘（岳）才如江”，论二人“才”的大小；又云“范

（云）诗‘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立（迟）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皆用比较法作评论。因为文人之“才”

有大小之别，文有深浅之分，若加以比较探索，则容易辨

别。但此种优良方法，用之于现代则属罕见，我所读者如

《鲁迅论》、《郁达夫论》等，均系单独评论，从无比较，

即此一端，志文所著，实为现代研究鲁迅、郁达夫并

论之第一人也。

志文之文，深得其父之真传，其文笔之犀利，其见解之独

到，令人叹服。此书之出版，对于研究鲁迅、郁达夫，无疑

辟了一条新路。

这本专著用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论证阐明观点，显示郑志文君治学严谨。早在50年代从我学习时草成的《郁达夫作品的感伤情调初探》初稿，从郁达夫所处的时代、自身的遭遇及其所接受的国外文艺思潮的影响去考察，否定了一些人误解郁达夫的种种看法，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初露作者治学毫不苟且的作风。后来作者写了系列论文，标题醒目，行文朴实，评论中肯，有不少精辟的见解，道出这两位名家作品的各自不同的特色。《垂柳苍松 各具英姿——鲁迅郁达夫小说风格比较探索》，阐述鲁迅是理智型作家，坚毅耿直，美学情趣追求阳刚之美；郁达夫则是感情型作家，重在表现，美学情趣追求阴柔之美。接着论证他们的小说，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描写技巧，都有他们自家的风格特征，发前人所未发，尤见功力。《邃密冷隽 清新秀丽——鲁迅郁达夫散文比较探索》，不仅指出他们在散文领域里有各自不同方面的卓然成就，还论述了他们散文的不同的个性表现，颇有创见。对他们旧体诗的创作、文艺观点的不同，均作了概括性的、切合实际的论述，并提出了新见解。

说到作者郑志文君，和我既有深厚的师生之情，又有多年的患难之交。50年代我执教文论，他担任课代表。他经常登门援疑质理，谈论文学，颇肯钻研。1955年一场轰动全国的“反胡风”运动，连累了我，他也受株连。从此，我们成了“患难”师生。我在读高中时，对“五四”新文学兴趣很浓，不但阅读而且撰写。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同学处借得一本署名“ov”编的《泥土集》，其中有首诗给我以强烈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此诗大意是“把自己当作珍珠，便会有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

踩成一条道路”。——我当时被它的伟大情操所吸引了，这是一种善良而为人民作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我的心。及至我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书店当编辑的时候，我才知道“ov”就是胡风，而且有同事告诉我，他在上海，原名张光人，我就要求和他见面。解放后，我在浙江大学中文系教书，系主任郑奠先生叫我去请他来作一次演讲，连同浙江大学外语系的教师一起听讲。50年代中，胡风变成了“反革命”。解放后我还兼任浙江文联工作，当1950年浙江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我因兼职关系，始终参与其事，会上有人把他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的写作经验，作了一次报告。消息不胫而走，传到我系，郑志文君和另一位同班的学生一齐到我家里，一再要我介绍和那位讲经验的同志见面。我当时以为年轻人好学心切，便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当胡风定为“反革命”时，我所写的介绍信，从那位同志家里被抄出来了，于是，我便被审查，郑志文他们也受到了株连。——此后，“胡风分子”便缠住我“阴魂不散”，我在十年浩劫中也被挂上了“漏划胡风分子”的牌子。话说回来，1958年郑志文君毕业了，默默地向我道了别。据说他落在浙西的一个穷乡僻壤教书，我深为惋惜。以后的日子我惦记着他，他记挂着我。1981年受“胡案”株连的人全部得到平反，他也必然得到同样的礼遇。幸好，在同年10月杭州召开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他拿了一份铅印的《鲁迅与郁达夫》的论文，到了寒舍，叫我一声。我从病榻上坐起来仔细看看，几乎认不出来了，面前站着的已是花白头发的“小老头”的中年人了。他说了一句：一直熬到平反才有胆见见先生。我无论如何控制不住而潸然泪下。我们谈了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活。这次道别，我们含笑分手。从此，他每年到杭州见见

我，每年都要通无数封信。他依然那样有毅力，刻苦读书，精心结撰，在平反后的短短几年里，写了通俗读物，也完成了这本专著。

十年浩劫之后，1979年，我系有十多位年轻教师主动来找我，要我为他们讲解《文心雕龙》。当时我住房被占领了一半，书籍被抄完，特别是两度中风，行动不便，但是尽管条件很差，我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最后一次讲课结束前，我对他们宣布，要把失去的十年时间夺回来，要求同志们督促和鼓励。自1981年起，我先后出版《五充卷》、《文心雕龙论丛》、《全辽诗话》等十种专著，约自己已出版的专著两倍以上。我现在壮怀犹昔，毫不颓哀，以豪语勉励志文君多作贡献。

现在志文君的专著即将问世，嘱我写几句，我是义不容辞的，心里十分欣慰，乐意将这本书推荐给读者。写了上面几句，是为序。

于1991年4月于杭州大学文史系
蒋祖怡

目 录

序	蒋祖怡
（151）	母子幾天尚斯小五書
（152）	丁外風的詩小五書
（153）	夏世勤使斯小五書
（154）	周李會出拍斯小五書
（155）	朱《長》
（156）	新長黃衣人要主印《草小卦一》
一 鲁迅与郁达夫	（3）
（157） 同一土壤 两种硕果	课同个八中《詩經》資身
（158） 鲁迅、郁达夫小说选材比较探索	（24）
三 垂柳苍松 各具英姿	其又舍所 喜玄
（159） 鲁迅、郁达夫小说风格比较探索	（45）
四 融古铸今 借古讽今	葛晉善苗陪文衆班魯
（160） 鲁迅、郁达夫历史小说比较探索	（68）
五 邃密冷隽 清新秀丽	封寒貽拍斯小夫并斯
（161） 鲁迅、郁达夫散文比较探索	（83）
六 深情犀利 大胆辛辣	
（162） 鲁迅、郁达夫杂文比较探索	（99）
七 刀丛小诗 酒泪成诗	
—— 鲁迅、郁达夫旧体诗比较探索	（121）

八 疗救病苦 灵魂自白

——鲁迅、郁达夫文艺思想比较探索 ······ (137)

第二辑

- 九 鲁迅小说的开头札记 ······ (157)
十 鲁迅小说的结尾札记 ······ (162)
十一 略谈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 ······ (170)
十二 鲁迅小说的比喻举隅 ······ (175)
十三 读《药》札记 ······ (181)
十四 《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究竟是谁?
 (8) ——兼与谌忠恕等商榷 ······ (195)
十五 也谈《祝福》中的几个问题 ······ (201)
十六 读《呐喊·自序》札记 ······ (208)
十七 忘却、纪念及其他
 (21) ——读《为了忘却的纪念》 ······ (218)
十八 鲁迅杂文的曲笔管窥 ······ (223)
十九 郁达夫作品的感伤情调初探 ······ (234)
二十 谈郁达夫小说的现实性 ······ (248)
二十一 再谈郁达夫小说的现实性 ······ (257)
后记 ······ (266)
 (251) ······ (131)

第一輯

第一輯

家书早青饼音效朱恋将剪灯雨，家大公私食来
曲，哀悲古事记来同。背诵去代读而，携史当音歌
味，日翻译棘藤玉主读宋自近音而，底本源好
红柳日肚鲁宝庭，从今更无生川多未丁出人个儿

一 鲁迅与郁达夫

家书早青养部来时叶衣同共财实育处夫去酒味压曾然虽

鲁迅与郁达夫是浙江两位著名作家，他们之间有着深厚
的友谊。尤其是郁达夫，在鲁迅的影响和帮助下，振作精
神，努力为国奔波，更值得我们后辈深思。

(一) 鲁迅与郁达夫的战斗友谊

鲁迅与郁达夫的友道，始于1923年。当年创造社与鲁迅
发生纠葛，郭沫若等与鲁迅曾以笔墨相讥。唯独郁达夫没有
与鲁迅发生龃龉，还时时用敬重的口吻谈到鲁迅及其作品。
鲁迅抱着爱护、尊敬郁达夫的态度，与郁达夫交往。越到后
来，他们往来越密，友谊越深。

1923年，郁达夫应北大之聘，不管郭沫若再三劝阻，写
过《离散之前》的小说后，仍然离沪北上去教书。^① 郁达夫
在北京与鲁迅认识，与鲁迅一起想约几个人来办刊物，作为
培养新青年作家的园地。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只留下
郁达夫的一段惋惜的回忆：

前三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
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
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

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68页。

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水泡，而鲁迅自家却在无聊赖的暇日，和几个人出了未名丛书及乌合丛书，现在鲁迅已将这一工作做成，告了一个段落。^①

虽然鲁迅和郁达夫没有实现共同办刊物来培养青年作家的愿望，但他们以后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如鲁迅“和几个人出了未名丛书及乌合丛书”就是。话要说回来，如果他们共同办成这类刊物，就可能有更多的青年人在他们的奖掖下成长起来。时过不久，大革命的召唤，郁达夫在1926年夏抱了很大的希望，“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他“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腔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②。可惜，这位只在书本上接触到革命理论而没有参加过革命实际工作的诗人，对革命这件痛苦的事情、复杂而残酷的工作就是不仅要和明目张胆的敌人斗争，还要对付暗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革命的投机分子，“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认识不清。因此，他一看到广州革命阵营中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看到革命投机分子拼命地发展个人势力，图谋不轨，时刻想篡夺革命领导权，“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这般完美”^③。他失望了，感到“谁知鬼魅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那种美妙的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

① 郁达夫：《给世界日报副刊编者》。

② 郁达夫：《〈鸡肋集〉题辞》。

③ 《鲁迅全集》卷四，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吹破了”^①。这样，他增添了对中国“革命事业难成”的确信，代之而起的是“孤冷的情怀”，他感到窒息，迫使他“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②。碰巧创造社同人希望他回到上海来搞文学工作，再加上他多病的身体不宜投身到工农革命队伍之中，于1926年年底，他回到上海。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鲁迅在充满杀机的北京呆不下去了，便与1926年8月南下，先到厦门，1927年1月也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鲁迅静观默察，察觉到这个“策源地”的情况并不妙，不久就撰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告诫革命者要保持革命警惕，指出革命者要“永远进击”。鲁迅刚发表这篇光辉的文章，混在革命队伍里的敌人就磨刀霍霍，杀向革命者，“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③。面对这种现实，鲁迅不像郁达夫，不仅不会产生“孤冷的情怀”，反而洗涤了“进化论”的残余，思想起了质的飞跃——转变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鲁迅于1927年10月也来到上海。在上海，鲁迅与郁达夫进一步建立共同战斗的友谊。郁达夫正是受到鲁迅的影响，不甘心一味消沉，时时振作，鞭策自己前进。加上工人罢工斗争、农民起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促使郁达夫上进心更急切，驱走了颓唐、消沉的思想情绪，鼓起了革命的热情，决心“守牢旧垒”，用“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紧握铁笔来“横扫五千人”（郁达夫语），极力鼓吹革命，替革命做义务宣传员。就在这时候，鲁迅办《奔流》等杂志，郁达夫

① 郁达夫：《〈鸡肋集〉题辞》。

② 郁达夫：《日记九种·劳生日记》。一十卷《康全版》^①

③ 《鲁迅全集》卷三，第3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接办创造社的一些刊物。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人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开始攻击鲁迅，竟说鲁迅是“封建余孽”等，唯独创造社台柱之士的郁达夫，与鲁迅过往甚密，友谊笃厚。鲁迅竟提议由他“和达夫自来补回‘完’全卷”。《奔流》^①，起先李小峰不愿，结果仍依鲁迅的提议去做。不^过鲁迅、郁达夫前几年没有实现的共同来编辑刊物的心愿，终于在1928年6月实现了。在《奔流》上，他们自己发表的文章以译作为多，^大多数发表的是他人的创作。不论什么作品，都是健康的、进步的，且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所以《奔流》受到了读者欢迎。《奔流》确实对新文艺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对建立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的贡献更大。这，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他们友谊的结晶。
1927年到1932年初，^大鲁迅住在上海，^大郁达夫也生活在上海。这么一来，他们经常碰面，在一起谈谈。《鲁迅日记》中常记着“达夫来”、“达夫和映霞来”，就可以作证。他们往来越密，互相间了解也越清楚，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思想上，抑或在文艺见解上皆如此。有一次，文氓造谣，说在一家咖啡店里看见“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体会到不少教益”^②云云。郁达夫看见了，不但替自己声明没有这回事，而且对诬蔑鲁迅的言论作驳斥，同时对当时有些“革命家”攻击鲁迅的论调加以讽刺。

我想老人鲁迅，也总不会在革命咖啡馆里进

① 《鲁迅全集》卷十一，第6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鲁迅全集》卷四，第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出，去喝革命咖啡的，因为“老”，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①

后面几句反语是针对当时攻击鲁迅的人而发的，与前面的话一对照，言下之意有二：一是你们高唱所谓革命，只不过是跑咖啡店干反动勾当，反而来诬陷人家反革命、不革命，真是无耻之尤；二是鲁迅是革命者，决不像你们那样。如果你们那样算“革命”，那么鲁迅但愿“不革命”，做“反革命”。郁达夫就是了解鲁迅，敢于为鲁迅作有力辩驳。郁达夫在另一处则对鲁迅作了独到而精辟的评价：

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在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②

这种话，不是知己是说不出来的。

不仅如此，郁达夫对鲁迅的作品，多次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作了很高的、恰当的评价。在谈到肖伯纳的时候，他就想起鲁迅，写道：

在我们中国，幸喜还有一位鲁迅先生，可以和肖伯纳对对。片语杀人，人家都在骂他是绍兴师爷的故伎，但肖伯纳总不至于是肖山人罢？③

说出中国“幸喜”有位鲁迅，这对鲁迅怀着多少敬意啊！此处指出鲁迅和肖伯纳一样，文章“片语杀人”，和在

① 郁达夫：《革命广告》。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②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③ 郁达夫：《肖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另一处说鲁迅的作品“尽是诛心之论”^①，都是深得鲁迅作品精髓的见解，不熟知鲁迅的作品是做不到的。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郁达夫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赞赏的笔调写道：“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指鲁迅——笔者注）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是这样想，将来也总是不会变的。”

同样，鲁迅对郁达夫也很敬重，很关心，很爱护。一旦郁达夫写出佳作，鲁迅立即加以称赞，给朋友写信时亦会情不自禁地写道：“达夫那一篇文，的确写得好。”^②而且联想到郁达夫“颇有人攻击”，他们要共同合作对付彼辈。正因为如此，对“郁达夫先生的嘱咐”或要求，鲁迅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③，答应了。郁达夫也谈过自己对鲁迅的要求，曾风趣地说：“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托我代向鲁迅拉稿；后来鲁迅化了数十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挺多的‘花边’短文，都是我一拉的结果。”^④反之，鲁迅有所要求于郁达夫的，郁达夫也一定做到。他们相处得多么融洽。鲁迅说：“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郁达夫说：“我和鲁迅是友谊之深，感情之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鲁迅的高尚品性，郁达夫了解；郁达夫的忠厚为人，鲁迅熟悉。1927年6月广州出版的《这样做》上有孔圣裔的一篇攻击郁达夫的文章：《郁达夫先生休矣》。鲁迅马上读完它，而且写了辩驳的文字，其中说：

我在电灯下回想，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② 《鲁迅全集》卷十一，第6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鲁迅全集》卷五，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 转引自郑子瑜：《天仙访郁达夫记》。

好几回，只觉得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流于“偏激”了？^①是的，郁达夫是位“稳健和平”的人，是爱自己的祖国的；只是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和反动军人的罪恶行为看不惯，要骂他们是流氓政客，是党棍，是禽兽，这是必然的，无所谓“偏激”不“偏激”。只不过郁达夫理想的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作品中流露出感伤情调，也仅仅“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②。鲁迅对此也是谅解的。在那样腐败、堕落的社会中，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看到自己祖国的日益“落沉”，要带点“世纪末”的色彩，有点悲观情绪，又何足道哉！主要方面是进步的，鲁迅心里明白。所以“左联”成立，鲁迅就提议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当然，这是鲁迅对郁达夫的信赖、爱护。只有王独清这种人，反而借此对鲁迅、郁达夫进行了一番诬蔑攻击。^③

鲁迅与郁达夫互相尊重，互相关心。鲁迅听说郁达夫要迁居杭州，而杭州是党棍、政客盘踞的地方，还不如住在上海好，就用诗劝阻达夫去杭州。诗云：

钱皇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岭。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④

但是，郁达夫没有听鲁迅的劝告，而是听了他夫人王映

① 《鲁迅全集》卷四，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③ 王独清：《创造社——我与他的始终与他底总账》。

④ 《鲁迅全集》卷七，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